

目 录

- 一、朱绣略传 贺 勋 (1)
- 二、送朱锦屏出使西藏十绝十首.....胡璧坤 (1.0)
- 三、青海省政府训令..... (1.2)
- 四、朱绣哀启..... (1.4)

编者的话

今年是曾活跃于20—30年代青海政界及教育界的青年活动家朱绣先生殉难六十周年。为了纪念其生平事迹，我们选登有关文字材料，特辑专刊，以资介绍。但时隔遥远，亲历亲见者，皆已谢世，即亲闻者亦寥若晨星。所述文字记载中虽有不当、失实、谬误之处，仍以原件刊出，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订正，则不胜感荷。

※ ※ ※ ※ ※ ※ ※

朱绣略传

贺勋

朱绣字锦屏，青海省湟源县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殉难于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二十五日，终年四十五岁。父名朱义山，原籍西宁县，以制作藏靴为生，清末迁来湟源定居，仍操旧业。朱就读于湟源宿儒杨治平先生私塾，虽生活清苦，而勤学不辍，故成绩独优。父亲去世后为生活计，于1901年赴西宁乾泰茂商号当伙计。虽身为店员，但仍长期坚持订阅进步的书报杂志，手不释卷，了解国家形势以及欧美文明，对国内外大事，颇有见解。在地处边陲之青海，能够以新的眼光认识世界，朱在当时，尚属第一人。

朱在二十七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西宁镇总兵马麒，为求其扩充势力，取得实权，礼贤下士，广召人才。民国三年湖南人黎丹被马麒聘为幕宾，为其智囊团首要人物，旋即任为西宁道尹。一日黎丹到道尹公署对门的乾泰茂购货，见朱手边多有进步书刊，即与之交谈，始知朱不但谈吐犀利，学识广博，通晓边事，志在抗边，且胸怀大志，见解不凡，乃劝其弃商从政，擢为道尹公署之随员。时朱正当而立之年，英气奋发，黎丹在同僚之中，有意褒扬，目为大器。并经介绍与西宁阔人相交，朝暮往还，于是朱之声名渐显，交游益广。

民国四、五年之间（1915—1916）朱以道署参议会参议员身份，历游兰州、西安、洛阳、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高瞻远拓之才，奋雄杰扬之气，参观考察，实际调查，并接近进步人氏如“京报”主编邵飘萍等受到反对军阀，追随革命大业的深刻影响。回青后，以为富国强兵，只有兴办教育之一途，故在西宁创办蒙番师范学校，亲授课程，又任甘肃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并与知识界周希武（字子杨、天水人）等组织“西宁道属新学制研究联合会”，改革学制，废除读经，改订课程，加授实用教材，积极推广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又在湟源筹资兴建青海第一所完整的高等小学，苦口婆心，动员湟源绅商李耀庭捐银一万两为教育基金，并鼓励其他富商大户，献资兴学，为国育才，成绩斐然。又以青海教育代表名义，出席甘肃教育行政会议，条陈中肯，切实可行，受到大会的重视。由于朱等的倡

一、宣传、组织和实践，青海教育一改昔日停滞不前之状，风气为之一新。

民国七年（1918）道尹改为观察使，黎丹由马麒推荐，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海东道观察使，朱因缘时会，并得马麒赏识，朱亦倾心敬效，为其奔走。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北边事，突然紧张，因英帝国主义乘机抛出所谓“西姆拉会议草案”，提出将西藏分裂为内藏、外藏之计划，企图将包括西藏西康及当拉岭以北连同青海果洛地区划为“外藏”，中国政府在此不设官不驻兵，允其独立。又企图将新疆南部，四川北部地区划为“内藏”，允其

“自治”。多次威逼北京政府签字，北京政府不得不征求各方反应

马麒首先通电反对，全国一致响应。民国八年为了争取西藏当权者内向，北京政府即电咨甘督张广建，速派代表团进藏与达赖协商，黎丹以朱素怀经营边陲之愿望，且能言善辩，可为出使之材，遂保荐朱为入藏谈判特使，并经北京政府同意，委派朱为宁海镇守使署参军，张广建委为甘督军公署参军，与甘督军公署咨议李业青，青海红教领袖古浪仓活佛，组成甘肃政务代表团，于同年（1919）闰七月二十九日，由西宁经湟源启行，渡黄河、登昆仑，越怒江，冰天雪地，历尽艰苦，于同年十一月到达拉萨与达赖、班禅及三大寺首脑，直接会面，朱以如簧之舌，真诚确凿之言，引证事实，陈明利害，经过五个月之舌战，说服达赖等上层人民，正式表示“倾心内向”。民国九年（1920）四月，朱等一行启程离藏，临行

前，达赖设宴祖饯，并一再表示同谋五族共和，决心内向，希大总统从速派遣代表进藏，解决悬案并给张广建、马麒等赠送了礼物，又回书马麒表示睦邻相处。同年七月到达西宁，汇报谈判结果，又往兰州谒见甘督张广建述职。朱以谈判胜利归来，不辱使命，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张广建亦拟委朱以重任，但辞而未就。马麒则以藏事有功升朱为镇守使署顾问。因朱等出席成功，二三十年之间，青藏关系和好，交易便利，双方人民俱受边务安宁之福。而安边御侮之功，亦确立无疑。

朱在藏谈判时，不仅昼夜操劳边务大事，而且为了再次与藏英交涉，故不惜重资与精力，详细调查了解，收集了西藏六十年来的外事与内政方面的重要档案资料，以后写成“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彭崇光在序言中说：此书之成，实是锦屏“痛哭祸而爱国”之作，故寄往“京报”，又由邵飘萍作序出版，颇引起各界注意。甘肃史家慕寿旗题以“壮牧罪言书，更生痛哭声，王朴安边策，君皆与之并”之言，实非过誉。此外尚写有“海藏纪行”，“拉萨见闻录”等书，皆一时之新书，为谈边事者所据。

当时国无宁日军阀混战，西北地区正在争夺甘肃，以为根本，所以有人提出“甘人治甘”之说，目标直指新任甘督陆洪涛，马麒首先响应，于是陆马之间，形同水火，但马在陆之下为镇守使，难与陆洪涛相争衡，乃派朱前往宁夏劝说马福祥共同反陆，但以同床异梦，未有头绪。陆马矛盾日益加深，民国十二年（1923）马乘吴佩孚五十大寿之机

特派朱携带红狐、猞猁、豹皮、麝香、鹿茸、麝香等珍贵礼品几大箱，先达北京，旋与在京的韩海容同往洛阳拜见吴佩孚，主要目的在于要求吴佩孚建议北京曹锟政府，将甘边宁海使署，升格为甘边宁海护军使署，仍由马麒任护军使，并请求将青海划为特别行政区，正式脱离甘肃而独立。谒见中，先呈交朱缙“经营青海意见书”又面述开垦、设官、兴学和统兵的中心内容。提出开发青海，蒙顾西藏，以巩固西南国防的意见，以资打动吴佩孚，但吴只点头称“好，好，好”迄未正式表态，而其所属河南省长李卓章却对朱说：“吴巡帅即将完成统一大业，马镇守使派使拥护，正逢时机，但军需浩繁，如能拿出军费百万元（后降至三十万），保着护军使不成问题”。朱又奉马麒电示云：青海不种大烟，我又未征取民间一文，均在巡帅洞鉴之中。希朱婉转陈辞。这使朱一时无法回复。不久冯玉祥将曹锟赶下台，吴佩孚亦兵败下野。朱的奔走也付诸东流。

民国十四年（1925），马麒又派朱为青海蒙藏代表，与朱霁青、赵从懿、宁海士、祁中道、祁增寿、吴世珍等各族各界代表，前往北京出席北洋政府执政段琪瑞召开的善后会议。会后，段委任朱为青海垦务局会办。为利用马麒，始任命马为甘边宁海护军使，朱虽一再向冯活动，划青海为特别行政区一事，却迄未成功。

朱生性耿直，知无不言，且自视甚高，目无下尘。某次朱去北京办事，马麒命朱与其外甥马佐协商办理。朱以其庸碌之辈而鄙视之，遇事不与理睬。独断专行，且时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辞，拒

人劝告，遂被马麒所心恨。

在替马麒奔走内地之间，朱以兼任湟源皮毛局局长之便，向天津贩运皮毛、获得巨利。善后会议之后，即用所获利润，南下江浙，顺道至南通参观，与民初实业家张謇（字季直）之子张孝若相结识，不仅予以参观调查，且畅谈兴办实业之经验。又参观南通师范，了解实业教育之内容，又购置了大批化学物理实验仪器及图书标本，带回青海，朱在此行中，颇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深刻影响。

民国十五年（1926）朱返青后，即建议马麒仿南通办法，办理实业和教育，又乘担任垦务局会办之便，推广垦务，主张改土归流，最先发起组织“西北问题研究会”，至民国十六年（1927），将宁海蒙番师范学校改名为筹边学校，附设毛织职业科，并设有藏语、英语、养羊学、森林学、矿物学等新型实用课程，朱兼任校长，讲授边事，至英国侵略各节，重要之处，慨然下泪，声震屋瓦。学校以培养“筹边人才”为宗旨。校内特请李生贵大书：“光大民族、鼓铸国魂”八个大字，以期激励师生精神，为开发边疆事业效力。并建立图书馆，其内设备图书均系朱本人自筹自运、自办，为日后文化教育出力不少。又将南通师范所赠校训：“教学相长、知行并重，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八字请由黎丹手书，移赠给湟源第一高等小学，刻匾悬挂，鼓舞青年，于是教育界气象焕然，局面崭新。在办学形式和内容上也有很大改革，以后在青海从学子弟，多出于诸校。对青海教育和培养人才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民国十六年（1927）冯玉祥五原誓师，率国民军西进，其部属刘郁芬已进驻甘肃兰州。马麒坐立不安，只得脚采两只船，一面表示拥护冯军，接受指挥，一面唆使族侄马倬英从河州发难，掀起河湟事件，借以反冯。一面又急忙在护军使署后花园水波浪亭，召集所属高级军官及幕僚举行绝密会议，决定何去何从。会上朱以为审时度势，只有拥冯入青，始能保存实力，有东山再起之望。如拒冯入青，则必丧师失地，玉石俱焚。马麒亦无别途可循，只好委朱为首，率周希武、基生兰、赵从懿、蔡占廷组成青海代表团，前往兰州与刘郁芬商谈拥冯入青事宜。

但事有不然，马麒部属的意见未尽一致，尤其是少壮军人，皆愿以死拒冯反对和谈。在西宁周家泉送行时，朱为此指斥少壮军官，吮吸民脂民膏以自肥，岂是保土安民之辈，并自陈劳苦功高，为马家呕心沥血，目中无人，气色变更。马麒之弟马麟一再劝慰，朱却不加理睬，马麒表面尊敬，心中早已为其专横跋扈而忌恨，又考虑此次出使，是否忠诚不二？是否买主求荣？是否可能取而代之。因此忧心重重，一变用之不疑之心。少壮军官皆目朱为国民军奸细。现又当众训斥，极为愤怒。则朱马之间，已见间隙。钱行时朱神情激越，大有易水送歌之情，表现异常。

时正民国十七年（1928）七月二十五日，朱等分乘驮轿就道，并由马麟带兵一排护送。途经乐都县老鸦峡时，马麟借口礼拜，暂时

滞留不前。朱等及护兵人马依然趋行，至峡内莲花台，下轿小憩后，朱与周希武换乘骏马上路，其余人员随后。经莲花寺时，忽见匪徒十余入冲击出寺院，大声呐喊，一齐持枪向朱周射击，朱知事已有变，乃纵马疾驰，但闻人声鼎沸，弹如雨发，周希武首先中弹落马，朱亦中弹身亡，匪徒见已得手，乃大呼“奸细被我们打死了”一声呼啸，从容越过湟水，逃往河州。其余代表既非枪杀目标，故而安然无恙。待匪徒扬长而去，马麟始姗姗来迟，见状故作惊愕伤心之状，乃狼狈返回西宁向马麟汇报，将一切责任推之为士兵哗变。其实乃系反朱拒冯者派遣刺客所为。

朱被刺殒命之后，舆论大哗，马麟佯装追究，但无下文。不久，冯部国民革命军孙连仲，进入青海，正式任命为主席。民国十九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后反蒋，孙连仲奉命离青，遂由马麟代理省主席。此时，曾与朱同时赴兰的基生兰等，联名向马麟，恳请准予优恤朱周，经马麟允准，乃在民国十九年（1930）八月五日，于西宁忠烈纪念馆开会追悼，举行公葬并决定朱周子女入学免费，官费深造，免除在省遗属差徭赋税二十年，遗体送回原籍安葬，事略上报入史。

朱绣在莲花台殉难后，灵柩厝于西宁南山寺朱家塔，民国十九年由马麟拨款白洋一千二百元，正式公葬，由杨治平撰写哀启，黎丹润色，广予刊发，墓址迁在西宁杨家寨。1958年因墓地被征用，遂由遗子朱位将其灵柩迁至湟源县城北沙滩花路尔祖营。

朱绣一生艰辛，自学成才，兴办教育，充养后学，赴难断判一事，不辱使命，抚边回疆，厥功尤著，为马服奔走，尽心竭力。平生著书立说，富有卓见，且雄辩善言、才华横溢。惜其囿于传统之学，虽求新而未澈底，求善而未应变，志高量狭，才大气傲，虽有功于家国，而终遭不测。

送朱锦屏出使西藏七绝十首

湘南人、彭燮坤

大风四起阵云横，壮士西游万感生。
不把私情混公谊，但为时局送君行。
乾坤茫茫雨潇潇，海外无风无暗潮。
卧侧应留清静地，他人鼾睡鼻声骄。
高如喜马拉雅山，势欲摩天不可攀。
一自藩篱全撤后，欧风如虎吼雄关。
手提三尺壮西征，如此山河恨不平。
弟子都归人管束，是谁曾负父兄名。
东瀛巨浪临青岛，西域黄河绕黑山。
两地风波来海外，英雄何以补时艰？
欲收藩镇附吾华，放胆前为冒险家。
六国未联秦莫敌，苏公舌底有莲花。
破碎山河不可收，何堪同室自为仇。
凭君好借天湖水，一洗中原五族羞。
从来佛法出西天，宗教是人太渺然。
君去欲将迷信破，为言印度已无年。
昂昂当日慕威仪，离间人来自自持。
从此重联同种谊，家家都立共和旗。

如君此去为同袍，能遂心怀气始豪。
他日重逢一樽酒，再为和族慰君劳。

青海省政府训令

民国十九年八月六日 4243号 令湟源县政府

为令遵事案，据青海省各界代表基生兰等呈称：为呈请优恤忠烈家属，以彰有功而资激励事。窃谓酬庸荫嗣，自昔曾有定制，立忠褒节，总理亦有遗训。兹查青海护军使署总务处处长周希武与西宁道属县务总局会办朱绣，学问渊博，识见宏远，均为陇上特出之辈。当二烈士遇难，各界闻之，莫不震惊。当此二烈士遇难二周年之日，西宁各界在忠烈纪念馆开会追悼，并当场决议请恤办法等案。

(1) 永定国历七月二十日为二烈士殉难及民国以来在青阵亡将士总纪念日，以慰忠魂。(2) 二烈士子女在本省各校求学者，请准免一切学费。将来赴国内外留学时，由政府发给官费，以资深造。

(3) 请由政府令行二烈士家属居住县份，于二十年内将一切差徭杂捐，特别免除，以示优异。(4) 二烈士灵柩如不运回本籍安葬时，请由政府举行公葬仪式，以昭盛典。(5) 将来军事底定时，请汇辑二烈士事迹，转呈总座列西宁革命纪念馆，以垂不朽。以上五项，除第一项由忠烈纪念馆遵照执行，第四第五暂缓办理外，二三两项请由钧府准令西湟两县政府及二烈士家属遵照，等关褒扬忠烈，理合彙案，并具简明履历，一并具文呈报。伏祈钧府核准施行，实为禔记，谨呈等情：

据此，除批示呈及履历均悉。查已故烈士周希武、朱绣为国捐躯，义烈堪嘉，若不从优予以抚恤，实不足以慰烈魂而励来兹，该

代表等所呈议决办法五条。核尚可行，应予照准。除令民、财政厅，
西潼两县及省立各学校遵办，并飭二烈士家属遵照。

朱 綉 哀 启

哀启者：先严讳綉，字锦屏，青海省湟源人也。刚直性成，器宇过人，殆躬行君子，而文足称之者。先大父义山公，原籍西宁。以讲究河洛箕畴无人性命之学，衍其传于湟源，遂家焉。所学者博，所养者粹，故能以平民而见重当时。先伯父昆仲三人，先严居其季，先大父钟爱最挚，曾以苦力所得筹束修，而给其读。尝闻诸先辈云：先严总角入塾，独坐凝神，不与群儿伍，习字则执笔端庄，点画不苟，足证禀赋优异。甫成童，即失辍读，入肆学持筹者数年。操劳艰苦，世态炎凉饱尝之矣。然以天性嗜学，手不释卷，虽商业纷沓，而警敏过人，仍无碍学识之增进。高尔基出身劳动，而学问为苏俄冠，良有以也。先王母王夫人，颓然白发，先严以佣资奉慈惟色养，相依如命，孝思重而功名念轻，故肯效维翰之磨铁砚，不肯投笔起之从戎笔。猥以学修日进，交游日广，而问字之车。长者之辙，不期而自来矣。时黎雨民先生称人伦鉴，不遗藁菲。逾分订布衣交。迨民国八年，西藏多事，政府无暇西顾，英人狡焉思逞，势将北侵，不惟西藏将趋印度步骤，恐青海且与川边以日蹙，思所以示怀柔而固屏藩者，则使才尚焉。但一时顾难其选，黎公乃以先严荐，且力保其必能胜任。甘肃省府委为赴藏通问使，兼军事参事，甘边宁海镇守使马副里公，且授本署参谋。就选之日，湟中士大夫以诗歌祖饯者，集成卷帙，一时行色文雅特盛。筒装笔记，考氏羌

部落，蒙古旗族，并究其山脉水源，详其物产风俗，如数家珍，行篋中满携往籍，虽风雪僵指，瘁痲填胸，无间记载。其改正旧误，发明新知，也深邃典远，即博望穹河源或有未到之处，所著虑周缜密，考据精详，大有顾亭林遗意，迄今读旅行遗墨，犹想见当时勤劳焉。迨出玉树时，有霍巴商人，因积赀罄，势将全体罢市，迁贸川境，果尔，则玉树之税源绝矣！先严驰往维持，开导百端，商民翕服。到藏后，调查内政外交，梵刹社会，纤红靡遗，并达赖左右用事亲信，及向中向英诸派，辨之详而记之周。会议展开，先严畅所欲言，历举数百年中藏关系交涉历史，滔滔然若决江河。中华人士，羁縻多年者，环而听之，至于感泣，达赖亦变其亲矣异志，转而向华，还书当轴，辞意通顺，并优礼有加，赠遗果累，迨雨雪归来，省政府有‘使不辱命’之褒，呈请政府奖励任职，先严以伊事未竟全功，辞而不受。迄今西康受藏侵逼，而青海金甌无缺，风尘无惊，固由当时省政府威信昭著，远人畏服，而先严奉使成绩，诤元与焉？嗣蒙宁海使命，远历绥远、北平、洛阳，所至均能称职。吴巡阅使、冯总司令、马云亭将军，皆重其人，待为上宾。汲长孺为大将军挥客，想见当年风格，犹有存者。使道游历山东、江苏、浙江，又登轮西溯武汉，北折秦晋豫陇，雪泥鸿爪，留迹万里，有塞北旅行记、海痕纪行、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拉萨见闻录、江南旅行记，都数十万言。次第行世。十四年被选为善后会议并国民会议代表，时国内战事频仍，政令不行，空议席侃侃而谈，为时报赞许

者可覆按也。尝与友人书曰：善后会议毫无成绪，是以于参政崇锡，辞之若浼。平日具有牺牲精神富于革命思想。民元即入初组国民党。迨后西宁组党，尤为认真。性刚直，嫉恶如仇。果选监察委员，咸称得人。先严以翘楚边材，为革命后劲，努力党国，愤世嫉俗，其一种激烈中，情每见辞色故精神痛苦，影响肉体，年逾不惑，郁抑成疾。适值循化土匪猖獗，遂蔓延于河西诸郡。宁海军队哗变，人心危疑。兰宁间道路梗塞，两情不通，激成误会，不独为民众隐忧，抑且非国家福利。于是有赵县长岷东、周处长子扬，与先严承当道及民众委托，冒险赴兰，沟通兰宁间感情，盖为国为民也。詎尔时土匪遍地，防不胜防，行至乐都属老鸦峡之莲花台，匪众截道，枪弹雨集，赵公幸免；先严与子扬公同时殒命，时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即民国六月初九日，距生于清光绪十年甲申，享强年四十有五。呜呼、惨哉！呜呼、痛哉！先严嗜读书，著作无虚日，每涉远大而略细微，不屑屑于寻章摘句，而笔锋犀利，论事详明，每称精到。其华山游记、京师见闻录、经营青海意见书，皆其藁矢。居恒手抄群书无暇晷。又交游半天下，率知名士，故与友朋致函，辄数千言，每日劬函，或十余函，尝至夜分，遇事精研细画，或通宵不眠。阅报纸留心时弊，其提罢处，辄批成通夜溯其源流。旋赴兰省教育行政会议，条陈教育、公举教育会长。对于筹措教育基金，整頓义仓建筑学校游公益，尤为出力。如线台同志，推广发嘉，沟屋宇为南山校舍基础。拟多就儒科诸书资助学校修地，其见端也。先王母长